

#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寫官記　詩類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王　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提要　　詩類

毛詩寫官記

臣等謹案毛詩寫官記四卷

國朝毛奇齡撰皆自記其説詩之語取漢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語為名自序謂依汝南太守聽寫官言詩憶而録之葢託寫官以為問荅猶之或問焉耳凡一百八十八條奇齡

早年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其稿已失後乃就所記憶者作國風省篇毛詩寫官記詩札諸書而其門人所述經例云早刻詩說于淮安未能刋正又李塨所作序目云嘗以詩義質之先生先生曰予所傳諸詩有未能改者數端如以十畝之間為溪奔以鴟鴞為避居于東以封康叔為武王以有邰家室為太姜瑯琊之駘凡此皆惑也据此則此中之誤竒

齡固自知之但所自知者猶未盡耳然其書雖好為異說而徵引詳博亦不無補於論證瑕瑜並見利鈍互陳在讀者擇之而已

詩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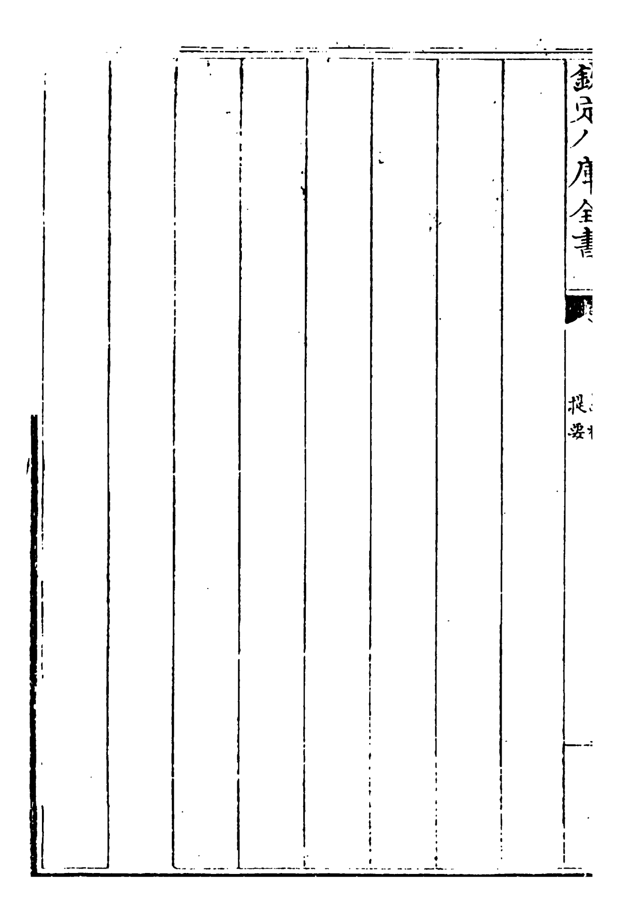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詩札二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既作毛詩寫官記復託與寫官以札問訊而寫官荅之之詞以成此書凡八十四條第二卷首有其門人所記云此

西河少時所作故其立說有暮年論辨所不合者其間校韻數則尤所矛盾行世既久不便更易云云據此則其中多非定論其門人亦不諱之然奇齡學本淵博名物詁訓頗有所長必盡廢之亦非平允之道毛韓異義齊魯殊文漢代專門已不限以一說兼收並蓄固亦說經家所旁採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毛詩寫官記卷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昔漢武置寫書之官記其所聞名寫官毛姓居壁中有官寫者說詩于主人之堂未能記也久之而纖詞瑑文串見于心于是稍憶其所說襍以成記曰寫官記夫寫官者不能名其所由得而纖詞瑑文僅寫夫當時之所記憶而予以避人之餘復遂遂于其所為說詩者纖詞

璵文以為襃積有似于復供其寫焉者則亦曰寫官而已而不特此也

記詩者以有所辨而記之者也然其所辨者皆朱子詩也夫朱子以為前此者無詩故置齊魯韓毛鄭諸家以及歐陽蘇氏呂東萊鄭漁仲諸言詩者而自以為詩即又安所辨其詩而為之記之曰寫之則又有以記之矣且夫以朱子之不為諸家者而且為辨之而又何有于諸家故曰此其事如寫官然以為有指而無所于指也

淫乎說而非說也聞而後寫不為專隅寫其所寫未嘗複襲辨之而非以為誇記之而各成其義故曰說而得者吾無得焉說之不得吾亦無失焉吾寫之云爾然而此朱子詩也而曰毛詩從始也或曰此毛甡之為詩矣或有問于寫官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流也者順水之流而取之也與抑非與敢取是寫官曰流者汎無定也安所得取之者也女子居于家靡所適也如荇之在水浮浮然故求之且求之得不得未可知也故諺曰一女

留百家求也故曰寤寐求之又曰求之不得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或曰我將陟崔嵬之山而從之而
馬不進焉敢取是寫官曰詎婦人也而駕言登山駕言
乘馬毋亦有未可者與夫以我所懷之人而苦行邁也
山可陟也我馬亦可念也此我我人也下我我也蓋親
之也故焦氏易林云玄黄虺隤行者勞疲役夫憔悴踰
時不歸彼則亦以玄黄虺隤為不歸者矣且夫顏延之
秋胡行曰嗟予恐行役三陟窮晨暮夫三陟陟崗陟砠

陟崔嵬也而陟之者為秋胡秋胡雖有妻工採桑不工陟巘矣然則勞者雖有婦善采卷不善駕馬矣

螽斯羽螽斯蝗屬也敢取是曰螽蝗屬也未聞螽斯而蝗屬者也斯者詞也猶小雅曰鹿斯之奔菀彼柳斯也然則詩又曰斯螽動股何耶曰斯亦詞也小雅不又云秩秩斯干彼疏斯稗耶故揚子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鸞斯由不明乎弁彼鸞斯之斯為語詞而有斯文也猶之西京雜記云朱梅燕梅侯梅侯李由不解乎侯栗侯梅

之侯為語詞而有斯名也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罝者罟也丁丁椓杙聲也然則椓杙耳何與于罝曰杙小木也左傳臧堅以杙抉其傷杙者椓也則杙故可樹以布罝者將布罝耶故椓之長楊賦云椓巀嶭以為弋紆南山以為罝此之謂也

或言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夫以錯薪為輿而欲秣其馬悦之至也此如鄭箋所云不敢斥言適巳且致饟以示有意乎抑亦如歐陽子云吾雖為之執鞭所忻慕乎

敢取是寫官曰既已不可求而徒為致餼重申慕悅何為矣夫彼其游者固錯薪之翹然者也而惜也日暮矣轔轔之車且將歸矣總不可求以我剉秣少留之白駒之詩曰生芻一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蓋喜行役之已歸而疏已之情以追賦之也寫官曰此貧者為祿仕也當商之時有祿仕者其婦為詩曰今夫遵汝墳而伐條枚豈婦人事哉如君子之祿仕何也

遵彼汝墳曰汝水出汝州之天息山經蔡潁入淮曰此本桑欽水經者若酈道元註則又云當出汝州魯陽縣之大盂山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夫既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於是始見君子之歸而喜其不我棄也曰吾既見君子然後知君子之仕不可已也君子豈棄我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乃勞之曰汝

勞既如此而王政酷烈又復如彼韋邇有父母可忘其勞父母謂文王寫官曰已勞矣不可為矣雖則云然無如邇有父母何也昔者周磐讀汝墳卒章喟焉嘆與夫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冐而仕則以父母甚廹近饑寒之憂故也故韓嬰外傳釋此詩亦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蓋條枚條肄日就長大枯魚之焚漸至酷烈猶且願得一仕以甘心彼周磐者夫非善讀詩者耶且夫父母孔邇不必邇以饑寒也夫以

至近之父母而遠人視之可乎故韓嬰又曰夫二親之壽已忽如過隙矣賢士雖欲成其名親可逮與則夫孔邇猶俗所云早晚者夫宫庭晏開桑榆不遠茍為知年誰不痛心又况乎睹風木而長思者也故曰貧者為禄仕也

曰振振公姓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敢取是曰玉藻云子姓之冠也喪大記云子姓立於西方子姓子孫也姓固孫也然未聞有稱公生者蓋姓有正姓有庶姓

此姓庶姓也子不可以父之字為姓而孫則可以王父之字為姓姓之所别自孫始故孫得為姓所謂氏為庶姓者也若生之謂姓則以子之所生謂之孫而稱子生猶可言也詎以公之所生謂之孫而稱公生不可言也

或曰姓孫轉音

曰羔羊之草草猶皮也敢取是曰草非皮也草不可為裘皮也而似草儉也或曰草不可為裘而叶于退食則以為裘也猶之左傳役者歌曰牛則有皮棄甲則那皮

不可為介而叶于則那則以為介也則叶文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昔有媵待年于國而嫡初不與之行後乃被文王之化而悔而迎之故媵之言曰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不我以矣雖不我以而後則悔矣寫官曰吾今而後知后妃之化之可恃也諸侯之夫人有從媵者以其時有不從媵者也然而知其後之將必從媵也可信也故曰江有汜矣之子歸矣勿以我為左右而賤之勿以我為左右而賤之今若

此後將悔矣何益矣左傳曰能左右之曰以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夫初不與之行也而後而得其所安也曰非也勿以我為多與而妬之勿以我為多與而妬之後將處我矣說文曰與黨與也故漢書燕王澤謂田生曰勿與也蓋賸多如黨與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過者過我而與之俱也嘯者蹙口出聲也悔而後嘯以舒其憤懣曰吾聞之商陵之女中夜起倚户而嘯是固有不得于人

而後憤而後嘯也焉有悔也而憤懣焉者然則宜嘯者

滕也滕曰吾嘯也與哉其嘯也乃其所以為歌也則過

我何為也過咎也故曰勿我有咎也勿我有咎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甲曰朱子曰興

矣上三句興下一句矣敢取是寫官曰詩無三句興一句矣

吾聞詩有興之興伐木與野有死麕矣林有者興野有者

也此猶之丁丁之興嚶嚶也若夫茅之白可興女之白則猶之

乎友之聲興友之生矣故曰辨乎興之興而可以言詩

于嗟乎騶虞騶虞獸乎敢取是曰謹荀詩無賦豝豵而歸美以騶虞者麟趾既以麟為興即美之以麟固也騶虞豈即豝豵耶考周禮射儀云樂以騶虞疏云此天子掌鳥獸之官也禮之射義云騶虞者明官備也騶者廄官虞者山澤之官也故賈子新書又云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而戴殖鼠璞則云騶如七騶六騶矣虞如山虞澤虞矣然則為此詩者或亦感仁恩之廣足以及物故假司獸嘆美之理固然也若以為仁獸則雖見之山海之經尚書之傳而不

可信也且吾聞淮南子曰散宜生得騶虞鷄斯之乘以獻紂而六翳亦復有閎夭取林氏國良馬獻紂之文則旣以為仁獸矣又且以為馬而且其生為紂來不為文來則欲定其孰為仁而孰為殺何足據也

綠衣綠兮女所治兮或言曰綠方為綠而汝又治之妾方少艾而汝又嬖之寫官曰其為妾也吾得而知之其為少艾也吾得而知之也乎今夫治綠而及綠則綠之為衣方未已也

燕燕于飛謂之燕燕重言之也漢書曰燕燕尾涏涏敢取是曰燕燕兩燕也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此以兩燕形容莊姜戴媯徘徊于野此如漢人擬蘇李録别詩云雙凫俱北飛一凫獨南翔

凱風自南曰凱風南風也曰雖然夫南風則何以謂凱風也南者長也長養萬物則南之説也然而長養必和樂惟凱者樂也故凱風南風也杜氏註左傳嘗以爰豈為爰凱矣戴記引小雅嘗以愷弟為凱弟矣凱者愷也

且不聞周禮誌樂師乎司樂有愷樂樂師有凱歌眡瞭有愷獻愷者凱也且夫師之敗以為北也師敗為北師㨗不為南乎則凱非南乎是故凱風南風也

敢取是夫睍睆黄鳥而以睍睆為鳥聲則何據與夫睍睆為目故說文曰睍睆者目之出也此猶曹植鳴蟬賦云睛䀹睆而目連也又曰好視也此如小雅云睆彼牽牛也葢黄鳥好音亦復好視昔有稱鶯窺者矣且黄鳥者黄栗留也而不聞黄栗留之自為語乎農家書云黄

栗留視我麥黄甚熟否

或言曰習習谷風以隂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葢隂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黽勉同心豈宜至於有怒乎曰非也彼誤以谷風為和風耳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頹頹者焚輪也夫焚輪而豈和風也哉嚴粲曰谷風大谷之風也其言隂雨者怒象也若曰谷之風宜有此吾與爾同心不宜有此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采葑菲者不

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色之衰而棄其德之善敢取是曰葑菲蕪菁也冬有根可斸而食則根亦美矣反曰根惡何也坊記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也其曰不盡利則非以其美也與女始從夫為後來也亦為後可偕老也譬之采葑菲者得毋以其下體哉葑菲根美可以甘肯夫婦有德音可以同死故里云養婦亦坊老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昬如兄如弟曰荼雖苦而

甘如薺則巳之見棄其苦有甚于荼者而爾方宴爾新
昏如兄弟而不見恤寫官曰心所恬素亦䌓誰謂荼苦
耶爾甘之爾乃如兄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以為涇為濁
而渭為清固也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猶未見也自
入渭而濁益見焉然其別出之渚則猶有清者吾容貌
雖衰形以新昏而益見然其心則猶可取者特安于新
昏而不我屑耳曰涇既濁矣亦安從得湜湜者湜湜者

渭也故曰心所惡纎亦素豈渭反濁與涇雖謂渭濁實湜湜也爾故不我潔也

戊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以戒新昬者毋居我處行我事也此所謂前車者也而又思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乎不必戒也寫官曰令而後爾毋發我之私也我在且不顧亦何恤我後乎發之無益也古云笱取魚魚入之即人不覺焉故曰此私也猶曰勿繙見我裏也

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昬以我御窮蓋我之所

以蓄美菜者本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于春夏則不食之矣今爾安新昬而猒棄我是使我但禦其窮苦之時至于安樂則棄之矣曰謹荷樹蕪菁者亦曰冬有根可斸而食也然則我之從爾者亦曰我得與爾老也不謂當爾窮止也此應采葑采菲四語

曰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予來塈蓋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我來息時也曰謹荷有洸有潰怒也念昔與爾同心時宜有怒耶此

應習習谷風四語

或有問于寫官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朱子曰吾客久而裘敝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汝也乎特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焉耳又曰或曰狐裘蒙茸謂衛大夫之憒亂者也匪車不東是非衛大夫之車之不東來也而其人不肯與俱來則黎在衛西非其義也敢取是寫官曰黎固在衛西書云西伯既戡黎即黎城也然而黎寓在衛東地理志云淇水東至黎陽始入

河在東郡之黎然而有所為黎侯城者酈道元云黎侯寓于此則衛東矣夫黎寓衛東而猶云衛大夫之車非東來乎古云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是刺憒也夫其衆處之蒙茸焉者憒憒然是非衣狐蒼而乘四馬者不來東也無如不與我同此難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泲禰何也曰蘇子曰泲即濟也蓋泲與濮合入鉅野衛地而寰宇記云曹州宛朐縣北八十里有禰溝即泲水所經地則泲與禰近或當是也

敢取是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者也而謀其可否曰自古無媵姑姊者惟姪娣為姑姊媵故諸姬姪娣也安有姑姊而諸姬者也夫姑者夫之女兄弟也夫之母為姑夫之女兄弟非諸姑耶若夫伯姊則或戚里中之長已者蓋謀之同姓之所私而不得則謀之異姓之所尊故前于諸姬曰聊曰謀此于諸姑曰問曰及其辭有崇庳其分有隆殺也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干言何地乎曰郡國志云衛縣有竿城竿干也故地

理志云東郡有發干縣新莽改曰戢㡽即干城也九域志云邢州内丘縣有言山

寫官曰我思肥泉肥泉何也即泉水也然而既曰毖彼泉水矣而此則又曰我思肥泉蓋始終思衛即一泉水也而故反覆以思之思之重故言之複也且曰我思之必無他也水經註云泉源有二水皆自西北而東南流注淇水曰肥水

室人交偏摧我摧沮也曰非也摧排也室人擠排我

貽我彤管彤管何也曰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註云彤管者赤管筆也女史執以記事者故古今註云彤管何也答曰史官載事則以彤管所謂赤心記事者也故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蓋中閨善文願言投贈上宮之要一何婉孌而或稱鍼管或稱樂管非所據也

說懌女美言既得此物而又說此女之美也敢取是曰女汝也汝彤管也猶之匪女之為美之汝歸荑也蓋即

其所貽而三摩抄焉若曰吾甚悦夫汝之美也彼所貽也即又曰雖然豈果汝之美哉彼所貽也

或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朱子曰夫束縛之謂紲袢蓋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紲袢則亦歛飾矣或曰蒙之為言覆也謂加絺綌于褻衣之上而表而出之敢取是曰謹荷吾覿之説文紲袢者即褻袢也袢之從半謂衣之半也則夫袢者或亦如後之所稱半袖者亦所稱半臂者是褻衣乎夫褻衣必覆之蒙者覆也覆

展衣于緆絺之上以為其緆絺是褻半衣乎蓋展衣以見賓客檀弓曰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于斯其謂是也

美孟庸矣庸何也曰鄘也以地為氏者古庸與鄘同漢書志鄘皆作庸而補傳云鄘庸姓國也周末秦有庸芮漢有庸光又有受古文尚書者為膠東庸譚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周禮十煇九曰隮虹之為隮以虹自下而升也然而隮見于西不終朝而雨即止何也蓋淫慝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與

寫官曰非也崇朝其雨言終朝雨來蓋隮者虹也亦升也虹之為升逸雅所謂朝日升而始見也然而田家五行詩有云朝日鷥音吼不到晝蓋朝日之升有不崇朝而雨必至者彼虹見而雨止晚虹耳諺有曰晚虹而雨止朝虹而雨起且不聞莊忌哀時命辭乎虹霓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夫夕尚淫淫則且終朝而雨不止者夫良馬四之謂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蓋衛大夫秉此馬以見賢者曰是馬數耶但宜有四不宜又五之

又六之也是鬱數耶但宜有六不宜先四之先五之也
安有大夫之乘馬而如是其不齊者蘇子由曰比賙賢
物也下賢不宜居五之六之自陳而益張不可也賙物
不厭繁五之六之屢進而加盛可也

瞻彼淇奥緑竹猗猗朱子曰淇水名奥隈也緑色也淇
上多竹則所謂淇園之竹者也曰淇奥者二水名也正
義所謂陸璣以淇奥作二水是也按後漢書註云博物
志有奥水流入于淇而水經註亦云肥水謂之澳澳猶

奥也猶之詩稱奥左傳引之稱澳也則奥水名耳毛傳
云菉竹本二草菉為王芻竹為萹筑此即楚詞所謂薋
菉盈室萹筑雜菜者也然而陸璣又云菉竹本一草而
似竹者嘗讀史記云漢武塞河以淇園之竹為揵而漢
書亦云昔者伐竹于淇川治矢萬餘則夫竹者將以之
為揵為矢而猶云草乎是故戴凱之作竹譜亦云筲亦
箘徒茂彼淇苑也但以菉為草則又有說按水經註云
昔漢武塞决河以竹為用而寇恂治河内伐竹為矢今

通望無復此矣惟王芻編草與昔無異耳則意者當時淇上菉與竹本同生水濱而其後竹稍衰而菉猶存也則菉竹本二物竹非草菉乃草也故夫綠大學及齊魯韓三家皆作菉此猶夫小雅云終朝采綠而王逸楚辭註引之作采菉也菉綠也則菉亦草耳

碩人之寬謂碩大寬廣無戚戚也曰以為碩大寬廣固可也而以為碩大之寬廣可乎寬以亡猶寓也猶云碩人之廣居者也

碩人之薖亦寛大也曰非也薖以草説文云草也猶云碩人之草茅

碩人之軸軸者盤桓而不行者也曰軸以車猶車軸也輪旋之謂也猶云碩人之所盤旋也

以望復關何復關也其曰復關猶柳子曰河間也或曰在開州或曰在澶州

或乃言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朱子曰我與爾本期偕老而老而見棄乃如此是使我怨也寫官曰甫總角之宴

也而三歲食貧遽云老耶或曰今既如此則他日老時
將使怨也又不然若云爾嘗言與爾偕老與爾偕老老
乎使我怨而已蓋調之也調其是語之無當也
曰焉得諼草諼草者合歡也食之而令人忘憂曰諼者
忘也吾不能暫忘故曰焉得善忘之草而樹之也乎此
必無之事也故曰焉得之猶言烏頭白天雨粟也而曰
可忘憂耶可食耶且其以合歡為忘憂尤非也養生論
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幾見合歡而忘憂也乎夫合歡

者青堂也董子所謂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堂者也然則青堂非萱矣夫萱非諼也即諼亦不必忘憂况忘憂非合歡耶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大夫行役者或至宗周過故時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傍偟焉而不忍去嗟乎遂諷其所見黍之實與稷之苗而為之興之曰然然則黍已垂實矣而稷尚為苗可乎韓詩云詩人求亡之不得憂懣而不識於其物也視彼黍離而誤以為稷苗也故云彼離離之黍

我初不知謂是稷之苗也其云求亡者何也曰尹吉甫殺孝子伯奇而其弟求之此或未然然而其所云有懣而不識于物則中心靡煩兩目眯物故都丘墟觸而生傷故曰豈行邁之靡靡抑中心之揺揺也故曰見之有見而目瞿見非所見而心瞿

不與我戍甫甫即吕也書之吕刑亦即禮之甫刑也而孔氏以為吕侯後為甫侯然則其國何在乎曰按吕國在南陽宛縣西後隷於鄧故吕氏春秋云吕在宛西矣

徐廣亦云在宛矣然則吕與申一地也特申在宛北吕在宛西耳是以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吕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

中谷有蓷曰蓷者鵻也即益母草也曰蓷者益母草也然而非鵻也鵻者茨也

曰摻執子之袪兮摻者擥也吾擥其袪而留之曰摻已擥矣焉又得其袪而執之摻以手以參手指參參然魏詩云摻摻女手是也吾以摻然之手而執子之袪子尚

能惡我也哉若宋玉賦云遵大路兮孳子袪則以孳為

執原無摻情

毛詩寫官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 毛詩寫官記卷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敢取是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惠然而思我耶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耳曰何哉女子而渡河褰裳也者女子曰子思我子當褰裳來嗜山不顧高嗜桃不顧毛也東門之墠茹藘在阪或言曰茹藘為茜阪者曰阪門之旁有阪阪之上有草也此識乎其人之居也寫官曰茹

蘧菜廬也易林曰東門之墠茹廬在阪蘧也者廬也故曰其室也又曰有践家室

方秉蕑兮蕑蘭也曰謹荷羅願云蕑者都梁香也樂府有云氍毹毾㲪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

敢取是贈之以勺藥勺藥香草也以勺藥為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曰謹荷韓詩云勺藥離草也古今註云勺藥一名可離則以勺藥為贈而致將别之情

齊子發夕曰夕猶宿也發夕謂離于所宿之舍也曰乘

夜而行曰癸夕禮曰婦人不夜行夜行以燭況他出乎
此諷之
齊子豈弟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惡之意也曰豈弟
者兄弟之宜也諷之也
美目揚兮揚者目之動也似也設非目之動何以次章
曰美目清也然而又曰清揚婉兮揚者眉之美也非也
既為眉之美何以首章曰美目揚也夫揚者眉下開也
清者目上皦也丘光庭著兼明書云但稱美目誰曰揚

眉則以詩文之不及眉也夫亦揚其目而視之已耳是未明乎詩之稱目者也詩之稱目不專以目也以揚下於眉清上於目而總不遠於目也則皆曰目耳故曰美哉目之有揚也又曰美哉目之有清也又曰揚其眉而清其目婉然好也設以為詩不及眉不當揚眉則婉如清揚子之清揚曾及目乎抑曾及眉乎吾不知眉與目之何以名也若夫初以為目終以為眉則一詩而前後易名非所聞也

展我甥兮朱子曰展誠也稱其為齊侯之甥所以明其非齊侯之子也則微詞也按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曰然而為是説者則又何也按莊元年公羊傳云姜氏譖公于齊侯曰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則當時姜氏有是言矣故曰此非也信我之甥也微詞也

曰朱子曰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即魏國焉是古冀都矣

寫官曰非也按水經註云魏國故城其西之與南並距河二十餘里北距首山十餘里則魏之為國不在雷首北而在雷首南明矣雷首即首山尚書壺口雷首春秋趙盾田於首山

蟋蟀在堂歲聿其暮或乃言曰蟋蟀九月而在堂故蟋蟀在堂而歲已晚也曰非也蟋蟀方在堂甫秋也而歲忽已暮也時之易逝也故曰日月其除矣可思也世無九月而蟋蟀始在堂者毛傳以周十月當卒歲而此云

歲暮則必在九月故九月耳按月令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逸周書曰小暑之月温風至又五日而蟋蟀居壁居壁者在堂也易通卦驗曰乃立秋而蜻蛚上堂蜻蛚即蟋蟀然曰小暑曰立秋曰季夏則已皆非九月矣然而甫過此而歲又已暮謗不云乎三飯四餐人不長飽三過黃梅四過六月而人忽已老不可思耶故杜甫詩云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冉百工休鬱紆遲暮傷此非也何也其曰北風則猶惑乎毛氏之語也然而其

云鬱紆也可思也彼亦有感乎易逝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居居何也曰美之也彼羔裘而豹袪者因我人而居其所居是維我之故舊也豈無他人維子之為故舊也或曰居居猶裾裾衣盛也荀子云由是裾裾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究究何也曰美之也彼羔裘而豹褎者因我人而治其所治是我之所好者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之已也

敢取是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夫葛生而蒙薪蘞生而蔓野各有依也予所美者而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者曰誰與而共處於此此可言也誰與而獨處於此不可言也此倒詞也予美而既亡此矣則誰哉此獨處者此獨處者我也檀弓曰誰與哭者

首陽之巔首陽首山之南也曰非也首山之南而可曰首山之南之巔乎論語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後漢志註云伯夷叔齊隱首陽山是非首山之南為首陽

也首陽首山也不然劉安成曰下章有首陽之東何也人之為言茍亦無信舍旃舍旃茍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或乃曰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茍舍置之而無以為然則造言者何得焉曰此戒聽讒者故反覆以戒讒之不可聽如是耳茍亦無信猶之茍亦無然也而一以指人一以指巳可乎若云人之為此言者茍亦不可信也舍之哉舍之哉茍亦無然乎人之為此言者彼何所得而云然其曰茍亦無信又曰茍亦無然也猶之曰人之為言又曰人之

為言也猶之曰舍旃又曰舍旃也此戒之
臨其穴惴惴其慄夫臨穴而懼則以生納之壙中故也
敢取是曰三良固許君以死者也生共此樂死共此良
三良之志也三良固志死而猶惴惴然畏死乎哉其穴
三良穴也臨之者人之臨之也即時之呼蒼天者也其
慄人之臨之者則其慄也王粲詩曰臨穴呼蒼天涕下
如綆縻即亦以臨穴為呼蒼者也曹植詩曰攬涕登君
墓臨穴仰天嘆明云登其墓也

值其鷺羽則以羽為翳而舞者持以指麾之曰謹荷大舞秉翟小舞值鷺大舞籥舞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小舞羽舞也周禮樂師云掌教國子之小舞即羽舞值其鷺羽是也

越以鬷邁鬷者衆也於是乎以其衆行曰鬷者總也總集而行也或曰鬷麻數也凡麻縷以一升而用繩束之謂之數王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夫不績其麻而持其麻數而行是娑娑也

鳲鳩在桑或以鳲鳩為戴勝又以戴勝為布穀何如敢取是謹荷按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而蔡邕月令云鳲鳩鶻鳩也先戴勝鳴則鳲鳩非戴勝矣且鶻鳩名布穀戴勝不名布穀也埤雅云男事興布穀鳴女功興戴勝鳴

甲有問于寫官曰一之日者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也二之日者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蓋周之先公旣留用此以紀候而後有天下遂以之為正朔焉敢取是寫官

曰此周公詩也建子稱日豈曰先王紀候之舊文也哉維日為陽自子逮巳折支之前而為陽陽故當以日名之一之日二之日是也維月為陰自午逮亥折支之後而為陰陰故當以月名之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是也所謂別陰陽以紀月日者也然而又曰四月秀葽何也夫四月巳月也巳者承陽而首陰故稱日可始于子而迄于巳稱月則又可始於巳而迄于亥然而不曰五之日何也曰偶不及之耳惟其然故亦未嘗有稱三月者

敢取是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朱子曰少者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故田畯至而喜之寫官則曰田畯之喜以饁故也豈為明哉饁食本農夫所依饁食不足不可以歸農田畯以農事為亟農人以饁食為亟也故此曰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甫田曰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大田曰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皆以饁為喜可知也此猶之大田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載之所始以耜故也豈為稼哉耒耜本南畝始事耒耜耒利不可

以入田田以耕為始耕以耒耜為始也故此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載芟曰有畧其耜俶載南畝良耜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皆以載從耜可知也故吾於覃耜而知無省耕之憂於饁餉而知無補不足之患

敢取是曰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夫以豳公之子猶娶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猶且自力於蠶桑之務其風俗之厚如此故其許嫁者預以與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焉曰歸妻者惟之子之歸之也豈歸

妻而同歸也與且士如歸妻迨氷未泮故董仲舒曰霜降而逆女氷泮而殺止也故孔子對哀公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迨氷泮而婚禮殺故周禮媒氏之職以仲春大會男女使之急通其婚姻為失時耳未聞公子而失時焉者夫以春日之遲又遲也而采蘩之女故為祁祁祁祁者徐徐也然而公子之來遊者又將歸矣夫以遲遲之日徐徐之采蘩而暮歸之又將及也是可悲也甚矣夫春日之難留也故傳曰春女怨

八月萑葦萑葦薫葭也將預為來歲治蠶而先於八月收蓄之以為曲薄曰曲簿簿曲也漢書周勃曾織簿曲矣或曰薄苫為笛萑葦但用為薄中笛耳務本新書云臘而刈茅為蠶薄謂用葦糝紙為之蓐而薦之薄中

一之日于貉貉狐狸也于貉謂往取狐狸也敢取是曰謹荷吾聞之于貉于獵也周禮大司馬大蒐則有司表貉甸師大田獵則祭表貉貉者獵祭也故羅氏爾雅云周人將獵則先祭貉因稱獵為貉然則于往也亦往獵

云爾不然貉狐狸三獸也于貉而取狐狸將于茅而取粟薪與

言私其豵獻豜於公豵一歲豕豜三歲豕然廣雅又云獸一歲為豵三歲為肩則是凡獸名不止豕也故周禮註亦云獻肩于公

六月莎鷄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甲曰莎鷄蟋蟀本一物而殊其名敢取是寫官曰莎鷄絡緯也即俗稱紡婦者也蟋蟀促織也即俗稱績婦者也非一物矣莎鷄

聲沙然又以及時而鳴也雞鳴必以時故曰雞也蟋蟀聲悉然然又能帥之以鬭故名蟀陸氏云蟀即蛩敢取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何謂也豈一物而異其處與抑羣物者與夫既一物而三名焉矣則夫在野者之為何名也在宇在户者又何也且夫一物而既動股又振羽則必以時變焉耳在野之後其以時變耶抑猶然振羽者耶抑猶非耶天下有詞之蒙義之濛如是者哉曰非也此言農人居處之有節耳夏則露居

及秋而漸處於內也西成早晚刈穫有時或檐或戶於焉聚語耳故下即云十月之後當蟋蟀入牀之際而其為居處又已異也昔在戶今墐戶也昔在宇今將在室也若以為莎鷄然也則絡緯無入宇戶者以為蟋蟀然則月令季夏之月即已蟋蟀居壁矣安得七月尚在野

曰為改歲呂東萊曰十月而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敢取是曰謹荷此以十月為改

歲而首章又曰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又以十二月為終歲豈夏正既行復行周正乎此非三正之可通也作詩者以為卒歲為歲之終改歲為歲之始終則以四時之終為終四時之終成歲之終也冬者終也月令所謂將幾於終是也始則以十二辰之始為始十二辰之始定歲之始也維子為始夏小正所謂陽至始動是也且夫子者天正也天正有作始之義十月則兆乎子也兆乎子故改歲焉丑者地正也地正有成終

之義二之日則貞乎丑也貞乎丑故卒歲焉是故王符
云七月之詩終而復始此之謂也
九月叔苴曰叔拾也曰叔汉也叔之為汉雙聲之轉也
謹荷
宵爾索綯曰索絞也綯索也曰是索索也索取也綯絞
也謂取而絞之謹荷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毎據鄉飲酒之禮以為兩尊壺於
房户之間即朋酒也其曰羔羊則鄉人以狗大夫加以

羊也夫鄉飲酒禮大飲烝禮此豳公事也而豳民滌場以行之得乎此斗酒自勞也凡酒不孤酌則曰朋饗者食焉耳逸周書云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則禽亦饗矣若其又稱殺羔羊則正所云烹羊炰羔者也此歲時伏臘田家作苦之恒情也至躋堂而後稱觥而獻之公焉

敢取是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丁曰朱子曰周公征東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

也公乃為詩以貽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毋更毀我室也若曰武庚既死管蔡矣不可更毀我王家也曰非也是時未殺管蔡也以成王但知流言為管蔡而不知管蔡為武庚所誤是可諷也故金滕云公出東二年罪人斯得而公始為詩以貽王也出東二年居東郊也罪人斯得始得名流言之何人也故且為詩以貽王以明流言事小啟蠢事大耳朱子意以為取子則必殺之矣故遂云得武庚管蔡而誅之夫既已誅庚猶

恐庚毁王室耶此非思患預防之意也故公曰管蔡我子也而彼乃挾而有之是既取我之懷矣則牖戸可慮也葢諷王以庚之將畔也育子尚當閔毁室豈細故故下亦但言毁室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朱子曰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曰誰敢侮之此孔子讀詩辭也而以當詩辭不可令女下民或敢有侮予者乎故亟亟也此所謂預防者也

鸛鳴于垤曰蟻塚為垤夫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

已出垤而鸛乃就食而鳴於其上曰既零雨矣又曰將陰雨何也按埤雅云鸛仰鳴則晴王氏曰垤丘垤也猶方言之所謂封塲也故方言云楚鄧以南蟻土謂之垤則以蟻土為垤者楚以南耳詩人在西岐未有是矣且夫婦嘆而灑埽之穹窒之而冀以待夫之來至必謂雨晴耳蟻溼于垤而薫鼠于室豈曰人情

熠燿宵行或以宵行名乎蟲而以熠燿為蟲之明也以為其光如螢也曰非也熠燿螢也宵行夜行也攷爾雅

云熠燿螢埤雅古今註亦云熠燿螢故擬李陵詩云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駱賓王賦云熠燿飛兮絶復連而杜甫亦有詩云忽驚飛熠燿皆謂螢也其曰宵行則猶曹植辯螢火云秋陰而雨螢火夜飛夜飛者夜行也飛之為行亦猶鶂飛為鶂行雁飛為雁行也若以熠燿為明則安所據乎甲曰董氏說文云熠燿明也且不觀詩又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耶曰是不然以倉庚之羽如螢火之明即曰螢其羽如韓子欲以異端之學如四

民之行即曰人其人此例詞也夫小雅不云乎交交桑扈有鶯其羽然則鶯亦其羽也

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同牢之禮也然士昏禮同牢之禮有豆無籩此云籩豆豈同牢禮乎以娶妻本以承祭故昏禮醮子詞云往迎爾相承我宗祀是也

公孫碩膚則以孫為遜而以碩膚為大且美也公之被以流言也而詩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敢取是曰謹荷公孫公季之孫也碩大膚

亦大也旣碩又大猶椒聊云碩大無朋澤陂云碩大且卷也若曰狼微物爾而跋疐若此令公孫亦大矣而步履如故夫居高被謗履艱大而不失其常是以難也

示我周行周行大道也曰周行者周之所行也猶漢詩曰示我漢行

王事靡盬曰盬者不堅固也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曰盬盬也盬盬而間隙靡盬者無間隙也王事繁多畧無間隙

况也永嘆况者語辭曰况兹也亦作滋滋者益也漢書

匈奴傳茲欲向和親茲亦作益故曰滋之永嘆言徒增悼嘆耳無所緩急也惟況之為益故更進亦稱況烝也無戎曰烝者語聲曰烝衆也雖衆亦無助也敢取是曰寧適不來微我不顧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有不至也曰若然則彼之不來於我無與也我行其在我而已是何足以申燕樂之情也哉若曰既有肥羜以速之矣得毋偶爾不來也耶此非我勿念也寧毋寧也適偶也此冀其必至而故為慮之也

矣或曰豈適有他故而不來乎將毋以我為勿顧也或云豈其適有故不來毋乃不我肯顧也或云何適然不來得毋我有所不顧也皆非也甫速之來未知其不來也若未知其不來揣之何得也夫未知其不來而慮之可也慮之仍未知不來也若未知其不來而揣之是不來也

敢取是夫有酒湑我無酒酤我言我于朋友安計有無哉但及閒暇飲酒相樂耳曰謹荷或湑或酤總相樂也

則何以又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祇飲湑不飲酤矣湑酒漉酒也即釃酒也此但為釃酒賦耳故既有酒則但當釃我之酒縱至於無豈無市酒乎酤我未晩也猶今里巷云見醑嗑醑無醑有黍甚言當飲此湑也故又云及此暇日速飲此湑也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豈天子宴賓而親鼓之舞之者禮曰天子饗三老五更於太學則冕而總干親在舞位此具文也豈真友朋釃酒之相於也哉曰不然獨不聞沛

公之還沛飲乎與父老酒酣而自起舞也漢明吹塤篪以娛羣臣唐高祖自彈琵琶元宗宴諸王凡弟乃擊鼓

謹荷

何福不除以除舊而生新也敢取是曰謹荷除而又生則何以但言除不言生乎除者開而與之也福事不一故遂逐開與猶所謂簽除者矣孔穎達云除者如閉藏蓄積今開出之

毛詩寫官記卷二

毛詩寫官記卷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恒之為絃升之為出也月上絃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曰若然則恒為絙矣恒常也謂常在天也月為陰尸靜故有久常之義日為陽尸動應觀升進之情

敢取是曰不遑啟居啟居跽居與曰謹荷夫以啟居為

跪居比毛氏之說也然而非也吾聞之書冏命云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謂出入作止也故漢制有起居注有起居令史但掌錄天子作止如周官之左右史不必斥言其跪坐也漢書趙廣漢傳察新豐杜建宗族賓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禮紀孔子對哀公儒者雖危起居竟申其志則但指行事並非體所得屈伸者且夫卜式稱牧羊以時起居惡者輒去豈羊亦能跪坐乎抑亦跪坐羊乎比則較然之甚者也且人有起居故凡問人起居者亦謂起居

令有稱興居者矣而東方未明詩序云刺朝夕興居無節則未聞晨興可為跪夜寢可為坐也且嘗記歐陽修集其與陳員外有云肩從齒序跪拜起居信如跪坐則將跪拜跪坐也故曰非也然則何謂起居也曰起居者作息也農人以不違作息為已傷耳堯時歌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此農人一日之起居也尚書春秩東作周禮冬息老物則農人一歲之起居也

丁乃曰小人所腓腓之言芘以戎車者固戍役之所芘

倚也或曰非也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之而動而寫官曰亦非也程氏謂腓隨足動而易咸之傳則又謂足隨腓動此可據乎腓者足肚也足有腨肚而足始成四牡雖强惟君子得依馬耳若小人隨馬足行猶馬足之肚也故曰小人之所為車塵馬足者也此承四牡

騤騤言

僕夫況瘁況茲也或曰怳也言僕夫亦為之怳瘁耳曰況滋也茲同言但滋之瘁

畏此簡書朱子曰簡書戒命也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敢取是曰謹荷簡書策書也獨斷云策者簡也然則簡書者亦天子策命辭耳若以為鄰國戒命則左傳有之然攷之左傳管仲曰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是固以同惡相恤之語為天子簡書所有故仲特引之救邢以為從天子策命然耳從天子之命而即以為隣國相戒之命也得乎朱子語類云簡書有二一戒命一策命也特戒命據左氏耳此天子簡書非戒命也則

朱子亦自以戒命為非義矣然戒命策命并無有二

薄伐西戎若曰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

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西戎也與曰仲祇伐西戎已

耳豈却玁狁哉惟玁狁既戒必伐西戎以西戎為玁狁

之所倚故也昔蘇子制科策云古之制北狄者未有不

先通西域者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故曹

氏云西北之相為犄角也久矣故伐玁狁則西戎作伐

西戎則玁狁平葢玁狁于此時始侵鎬方而周之先世

患昆夷周之後世患畎戎皆西戎也西戎作而玁狁之平也難矣故仲于玁狁不過城朔方固封守巳耳初未嘗加之兵也及既伐西戎執訊獲醜而玁狁之平巳隨之故詩曰薄伐西戎而即繼之曰玁狁于夷豈無義也為龍為光豈以其德為寵光也乎非也龍猶易震為龍之龍光三光也皆諸侯象也按白虎通云諸侯封不過百里此何象乎象雷之震百里耳夫雷之震為陰中之陽故取象乎侯而繫曰震為龍則為龍也又白虎通云

所以立三公九卿者天雖至神必有日月之光天有三光日月星故一公而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皆取諸光則其為光也

和鸞雝雝和鸞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曰非也此毛詩說耳魯詩曰和以設軾鸞以設衡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皆無有言在鑣者原其所由則以在衡軛者為乘車在鑣者為兵車也此自言乘車而安得在鑣曰樂且有儀威儀之盛也謹荷書云享多儀儀者敬也

既樂之矣又起敬則樂之甚也

曰錫我百朋古者貨貝五貝之為朋敢取是曰非也此鄭氏之說也考漢食貨志有五貝每貝為一朋朋兩也猶言朋酒也未聞合五貝為一朋者或曰非也其曰五貝為朋者言五貝各為之朋耳豈合五貝為一朋者哉而亦非也夫五貝固不得合之為一朋然而五貝則亦不得各為之成朋按五貝為大貝壯貝幺貝小貝秖四朋其一不成貝但數枚而用之耳則不為朋也則謂五貝

可各成為朋亦未是也朋貝朋也兩貝為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曰戊剛日也下又云吉日庚午則此戊辰也伯禱者祀馬祖也然而辰日祀馬祖何也曰謹荷馬祖房星也孝經説房為龍為馬辰畜龍則辰日祭房謹荷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曰庚亦剛日也差馬者擇馬也然而午日擇馬何也曰謹荷午畜馬故午日擇馬謹荷

愼爾優游勉爾遯思辛有曰愼勿過也勉毋決也寫官

曰慎引也檀弓曰其慎也亦作引引之使勿然也勉强
勉也說文云言勿使之然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甲則曰此室
也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焉其上之密如松
之茂焉寫官曰非也是未為室也是落成燕飲而追叙
其築室之始也是地有水有山有松有竹可以為室况
兄弟相好而能嗣厥考是肯堂肯構者也遂築室焉于
是始進言築室之事王雪山云如非喻也乃枚舉焉爾

言有如是者蓋築室之事首經營經營之功先相度故
逸周書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故西京賦云于前則終
南太一于後則據渭踞涇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夫駕四牡
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此四方則皆蹙蹙然無可
往者則亦將何所騁哉曰謹荷惟靡所騁故項領新序
宋玉曰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
處世不便豈可以量功較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

壯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則未知其從何人而受祿也如視烏之飛則不知其止于何所也曰此則問而終則應之念我無祿是今之無祿也于何從祿豈蔌蔌有穀也于誰之屋必佌佌之屋也蓋傷巳之煢獨而嘆人之多利祿也故終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陸佃曰富人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焉民之從祿亦如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以為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巳之無徒也則告去者使還于王都而去者不聽而罵言無家以荅之曰謹荷既曰宗周既滅而此曰遷于王都則此時巳遷洛矣然猶有不隨之遷者徘徊故都故招之韓詩所謂正大夫離居者則謂其離留獨處者也不然遷之為言易也而以為還歸謬矣然則非刺幽王也東周者平王之所遷也周宗宗周也王都王城也

跂彼織女甲曰跂隅也三星岐然如隅也寫官曰跂望也跂予望之也

睆彼牽牛甲曰睆星明也寫官曰睆視也睆爾而視也不得于人則仰求之天或跂而望之或視之此猶陸機擬古詩曰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

百卉具腓曰腓病也敢取是謹荷腓足肚也草葉黃落則其莖巳暴如人之赤足腓腓然

憂心且妯妯動也敢取是謹荷方言云妯擾也齊宋之

間人不静曰妯且妯且擾我心也謹荷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丙則曰雅二雅南二南籥籥舞也

言三者皆不僭也敢取是寫官曰謹荷夫籥舞者所執

也所以舞是雅南者而得與雅南列為三乎周禮籥章

職云凡國祈年于田祖籥豳雅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

註云箾舞象者所執籥舞南者所執謹荷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乙言曰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

式者法也報爾以福禄使其來如期其多如法爾寫官曰此

本毛傳云其來如有期節其多如有法度爾謹荷幾望也如幾如所願望也如式如所效法也召誥曰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其曰者期之辭也即幾也丕若者效之辭也即法也

倬彼甫田倬之明而甫之大也曰倬大也韓詩云菿彼甫田爾雅云菿大也雖說文以倬為大又以倬為明而用各不同倬彼甫田此大也猶云大哉乎甫田也而以為明何也謹荷倬彼雲漢此明也猶云明矣哉雲漢也而

以為大何也謹荷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謂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與夫攘其左右者則攘臂也欲嘗其旨否則攘臂而就焉呂東萊所謂攘之也者喜之甚取之疾而不自知其手足之揵狎者也然則非手不可矣古文左右皆從手謂以手相助而後之以左右為助者借焉耳故有以左為左手者少儀曰居之于左臣則左之是也有以右為右手者檀弓曰拱而尚右是也有以左右為左右手者儀禮鄉

射云左右撫矢而乘之王風云左執簧右招我由房是也如謂攘其左右之人也則攘非讓也而謂恐僕從驚民屏其左右而嘗其所饋則田畯司嗇耳漢後為嗇夫寧有嗇夫而左右攘攘之如此者如謂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饁饁之味與除其左右之草而試其土氣之宜則農人饋食豈分陰陽而周官辨土安事鞭茹矣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曰此惟藉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福且壽焉所謂歸美于下也曰謹苟夫萬壽百福雖古

人交贈之通辭然無君以之報農者夫御田祈福往有頌辭此樂例也不觀豳雅豳頌之為篇章乎七月曰萬壽無疆楚茨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甫田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信南山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此猶之後之樂録其相為和聲有詞無義此樂例也不觀之漢之鐃歌相和及諸三調之為趨詞乎虎賁郎云陛下壽萬年王子喬云聖主享萬年艷歌何嘗行云萬歲期延年臨高臺云令我主壽萬年

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蘇氏曰今歲之冬備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于南畝曰謹荷既擇其種既飭其具則是既備乃種戒之事矣夫然後以我利耜而始事于南畝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曰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云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曰非也秋報以方方祊也周禮大司馬獮田之

法羅弊致禽以祀祊未有用牲毛者若牧人職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則祀四方耳然皆望而祭故稱望祀然而望祀者天子之大祀也豈御田御蜡之所得舉者夫甫田云以社以方則祊祭也此云來方禋祀則方將有祀也若云曾孫之來本勸農也然饁食之餘方且以禋祀為事而或以騂或以黑馬方者將也禋祀或則祈或則報也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則陽祀祈郊陰祀報社無不可者特非一時得並舉也故

曰方言方有事於此耳若祊祀之方而乃竟儷之方祀之方豈有義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曰桑扈竊脂是鶯然有文章者然而竊脂又不同交交桑扈率塲啄粟是即淮南子所云桑扈不啄粟者此竊脂竊肉也竊脂本食肉而今乃啄粟是為瘨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是即爾雅所云桑扈竊脂棘扈竊丹夏扈竊玄秋扈竊藍者此竊脂是竊其色也竊脂本黴羽而絢然有色是亦鶯也

受福不那那多也不那那也其受福豈不多乎曰那語辭郭璞曰語之韵絶也不那言豈不爾也世說云而畏桓温面兵那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肴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言我雖無旨酒嘉肴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謹荷庶幾畧也新婦難飲食故曰雖無足飲食者畧焉爾謹荷新婦難悦懽雖素無惠好相及耶言笑焉爾謹荷

鮮我覯爾我心寫兮曰鮮少也我得見爾則我心寫而已曰罕乎哉我之見爾也此僅有也故寫也或曰鮮畧也新婦畏人見故曰使我畧見爾故古花燭詞必曰去扇

大侯既抗朱子曰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畫以鹿豕天子之侯身一丈其中則三分居一白質畫熊而其外則丹地而畫以雲氣寫官曰吾聞之儀禮曰天子熊侯白質諸侯

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皆名獸侯則是獸侯者皆張以獸皮或熊或麋而其中之質則以布為之或白或赤故曰有熊侯而白質者焉有麋侯而赤質者焉質者的也所謂燕射射質者也至于大夫士則然後純布而代皮以畫故曰布侯曰畫以為之分別而又恐其質色之無所辨也則又曰凡畫者丹質凡畫者正謂大夫士之用畫者也丹質者丹的也朱子不幷讀凡畫者句而漫因鄭註遂誤以丹

質為丹地也又誤以凡畫者為天子以下遂致天子之
侯亦有白質畫熊丹地畫雲之說是烏知天子諸侯與
大夫士殊而皮之與布質之與采各有定名不可紊也
平平左右不當以平平為辯治也夫平之為言便也率
從之義也故爾雅以平為便而韓詩云便便左右左傳
云便蕃左右且有易平為便者故尭典平章百姓史記
作便章而漢有平門漢書稱之為便門皆可驗也若以
平為辯則荀子儒效篇有之曰辯辯左右亦是率從則

上下之交不相亂也特以辯為治似不然

綢直如髪何也曰綢縶也綢之直有如此髪者倒句也夫一髪也而直者如綢曲者如蠆無所不善故又曰卷髪如蠆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或曰理縶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為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曰使其狩耶願則弢其弓使其釣耶願則卷其繩

猶樂府云願得篙櫓折教郎到頭還也蓋詛之也易曰彌綸天地王肅云綸纒裹也禮曰王言如綸疏云綸如宛轉繩是故綸有卷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曰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曰且彼其釣也以為有魴魚也耶以為有魴魚也耶則且觀之耳猶今云且姑備我眼也蓋調之

緜蠻何也或曰微賤者勞苦而思有所託而為鳥言以

自比也若曰緜蠻之黄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食之教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曰非也此招隠詩也緜蠻黄鳥止于丘阿閉户也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君門萬里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當勸為之駕也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受教法以教其所治此教誨焉三年大比鄉大夫牽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而漢後亦復有縣次續食設賓主俎豆及行鄉飲酒禮之制是飲食焉鄉老及

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漢制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為之駕唐制既餞而與計車偕即車載焉

敢取是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此賦也夫征夫匪兕虎而使之循曠野耶曰謹荷夫匪兕匪虎猶之有芃者狐也率彼曠野猶之率彼幽草也而前為賦而後為興不可此興也與曰率彼曠野者非兕虎耶

陶復陶穴陶窑也復重窰也則已居於窰居於重窰而又居於窰與穴乎陶土陶也說文云陶其土之謂陶復

覆也穴竇也陶其土而爲之葢又陶其土而爲之竇也此初基也

文王蹶厥生何也或曰文王乃由此而動其興起之勢也曰謹荷夫不云民之初生也乎太王初生民至文王而動其生葢太王以豳民慰止而民始生文王以虞芮質成而民乃大生也太王所從者已國之民故曰初文王所歸者他國之民故曰大也詩言天命多有推本民生者故又曰厥初生民

敢取是曰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夫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于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域之規模于是乃眷然顧視西土而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為居處也耆者致也憎者增也曰謹荷夫以二國為夏商此豈如孫毓疏云商政不得反求夏代殷耶此必不通之論也二國商與周也不獲不相得也商之與周其政不相得矣反商政者政必善如是則天亦

可以命之矣然猶恐四方之國之更有進也則必相其可予者而審擇之故於是究之而于是度之無如遍致焉而皆無與於此數也何也所可憎者但得其規模之濶大已耳此開王之藉而非開王之本也猶書云惟爾多方罔堪顧之也乃始眷然西顧焉以為此維可與宅此命者此豈偶然也哉書云惟我周王尹此多方非虛語也蓋天之鄭重遲回而不敢倖與有如此宅猶書不大宅天命之宅

串夷載路何串夷也或曰串夷即昆夷然而串夷之何以為昆夷焉曰昆之始為貫而其後遂為串也以昆為貫者音之近而以貫為串者乃義之近也然而又曰患夷何也曰患則又以串而轉誤之矣此又形之近也故昆夷之為混夷為緄夷此以昆而誤之者昆夷之為串夷為患夷此以貫而誤之者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或乃以配為賢妃而謂天立之而為受命之本此何說與夫甫言啟闢甫言攘剔此作對之

本也而忽及賢妃則夫帝省其山之謂何配對也具此地形然後可以對天命故錫之險阻使受命益固也即下云帝作邦作對是也故史記云無土不王故召誥云其作大邑其是時配皇天

敢取是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夫以泰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于不友而不知王季之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所強也所以受泰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其慶也曰謹荷因心者因太王之心也豈

因其心乎夫觀乎曹子臧吳季札之不承父兄之志為不友則夫因父兄之志者則可謂之友矣篤慶者篤其慶予之緒也豈修其德乎夫觀乎魯隱之居攝以致敗宋穆之不正以召亂為不祥則夫大居正以嬗子孫而厚其緒者則可謂之慶矣

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甲曰無然不可如此也畔援者舍此而取彼者也歆羡者肆情以狥物者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則溺于欲而不能濟文王無

之安得不先其知覺以造道之所極乎曰非也此帝告以爲方伯之事也然然之也謂唯以然諾以然也畔援跋扈也畔援跋扈聲之轉也歆羡動而有羡也動而有羡者覬覦也諸侯畔援即聽其畔援諸侯歆羡即聽其歆羡是然之也夫如是而登高臨下之勢所宜先矣蓋方伯以征伐臨諸侯不得不先乘高勢乘勢不先則是伐是肆之威其能張乎岸者崖之高者也乘乎其高扼其吭而拊之背秉鉞專征若建瓴然也于是始繼以伐密之事若以

無然為戒文則文不容戒也若以登岸為道岸則整旅
按旅渺乎其末有屬也且夫莊生之及崖釋氏之彼岸
何與大道而乃據以為義矣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夫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
兵既遏密矣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曰非也既已遏之
此猶得侵之乎且密不可言侵也此遷程也言依其在
京蓋從遏密自侵阮來謂歸岐自伐密後也于是陟高
崗相土形且幸以為此地庶無敢侵侮我者以起遷程

之事焉

度其鮮原或曰鮮善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之所謂程邑也敢取是曰謹荷按竹書云周始伐殷次于鮮原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通鑑外記云西伯自岐徙鮮原則鮮原地名也其地在岐南與程近然非程邑

萬邦之方方鄉也曰居也鵲巢云維鳩方之

敢取是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言上帝眷戀文王而以

其德之深微而不暴著也然而不長夏以革何也曰謹荷夫不大聲色豈謂明德不暴著哉以整旅遏旅不大聲色故明德可懷也且不特此也不長夏以革不以兵革爭中夏也又可懷也然且整旅遏旅勿事權智如所云順帝之則者又可懷也如是則不惟能遏密又可以伐崇矣遂謂之伐崇焉此蓋以遏密已事而啟伐崇之新功云爾若夏革之説各有殊者然而各與詩文不必屬毛傳云文王之德不以長大有所更革鄭

箋云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吕東萊云不事侈大以變革程子云文王德化之速人之惡則不待長大而已革也張横渠云不以革命有中國也朱子語類云夏者大也不尊尚强大兵革

敢取是夫以詢爾仇方為讎國同爾兄弟為與國則豈以文侯曾譖文便稱讎耶湯可讎葛文不可讎崇仇方鄰國之强大與匹者也謀諸大國連諸與國以伐崇此方伯之職也

毛詩寫官記卷三